





禪寄筆談卷之五

錢唐 陳師 思貞著

轉世

顧總爲縣吏數被鞭笞因逃墟墓之間有二黃衣曰劉君頗憶昔日周旋否僕二人乃王粲徐幹君顧總是劉稹因出袖中書曰此君集也總省覽了然明晤乃携集見縣宰宰大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爲小吏卽以賓禮待之時謂死劉稹猶庇生顧總此益有足據云非荒謬也昔盧媚兒者歐陽文忠婢也姿貌端秀善談笑口中常作蓮花香散越滿座人皆竒之但莫測其由公知潁州日



有僧自蜀中來頗能知人前生事公因語之僧曰此女前身嘗爲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誤遂至於此公未信之後見婢問曰曾讀法華經否婢曰某失身於此所不暇也公命取是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熟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然則媚兒殆亦業緣未淨而復輪迴人道歟

宋張安道少年謫滁州道遇一僧舍入門悵然悟前生曾作寺僧手書楞伽經四卷問其徒其言有老僧平生誦此經自書猶匣在屋梁上取視之筆跡宛然與今生一同遂托東坡書此經施錢入金山寺了元長老刊板印

施東坡作序詳言之矣及作杭倅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山石處作詩記云乃知性慈悲者必是大脩行中來非一時薰習所致彼日用不知醉生夢死者不足論矣而狂誕之士則視爲幻妄而不信蓋未於此中究竟毋怪也

宋太學生葉文鳳溫陵人年十八登進士第調官天台因赴任在途遇生日逗遛旅館午困假寢夢至一庵中入請食麻糍覺來聞鄰居一嫗哭甚哀因過叩之嫗曰今日乃兇忌辰適往墳庵齋佛追修心爲感傷不知哭泣之哀至此葉心疑之遂問令嗣何年夭喪嫗言所死之



時卽葉所生之日也。嫗曰：吾兒甚孝於父母，業儒治詩義，名陳希曾。本縣亞薦，初死時，次日復生，言陰司以其能孝，復生儒家，爲男得宦遊。後十八年，是以悲也。葉問尚有詩卷及藁否？嫗發笥示之，其文稿卽葉之請舉及第程文。一本葉遂拜嫗爲前生父母，載之赴官。夫希曾之夭數定故也，乃以能孝復轉生於葉，又登仕藉，蓋幽明咸格之矣。此非敦孝之善報哉。

有一省郎遊華山寺，夢至碧崖下一老僧前，烟穗極微，僧云：此是檀越已三生矣。第一生唐玄宗劍南安撫巡官，第二生憲皇時西蜀書記，第三生卽今生也。省郎洗然。

方悟

宋洛陽李源隱居山谷，嘗與惠林寺僧圓澤交，處氣誼甚厚，相約：世世無相棄。一日邀游峨眉，山圓澤欲取路斜谷，李源強之，泝峽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髻而汲者，圓澤望而泣曰：吾不欲遊此者爲是也。李源驚問之，圓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其子，懷孕以待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旣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願公臨我一笑，爲記。後十二年，杭州天竺寺外，湏公相見，以明交誼。至暮，圓澤無疾逝，而婦果育子，踰三日，李源往視，兒果笑。後十二年，赴其約，盍一一不爽云。



元至正陝西有一小兒遇一縣官乃呼其名作揖曰相別頗久縣官訝曰汝焉知我名小兒爲言前生姓名又連舉僖與酬唱詩數首縣官始信其爲故人也復語官云自別君來已歷三生矣官曰汝前生喜潛心玩易尚記憶否小兒笑曰真是曾用此功夫言已別去官曰此人受用太極未動以前一看故能出生入死不受生死移換觀此又知小兒與縣官俱悟前生俱轉生人世又大段是一奇事也

毘陵胡忠安公澗生而髮白彌月方黑生之夕母夢一僧持花以遺之覺而生公居數日有吳僧至其家索觀公

見僧卽笑父問之僧答曰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先師嘗示夢今生胡氏家後當顯爾來求我以一笑爲記今果然也夫高僧脩行至於轉世而又自知覺則覺矣豈其意念有所注而墮此耶若道行高妙者自成正果不落輪迴又不羨此然與醉生夢死不知去來魂魄無所歸着者遠矣又下此一等者病革懇祈戀戀人世乞哀求延視天池僧蓋天淵矣然胡公竟爲國朝名臣使非道行之高何以臻此又可知本來面目矣

中書令王珉有一胡僧瞻珉風采曰使我後生得爲此生作子心願足矣後珉生一子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



國珠貝皆生所未見卽識其名咸謂沙門身殆有驗也  
劉沆曾祖景洪事楊行密有彭盱者勸景洪附湖南景洪  
不從復歸行密因曰我不從彭盱因活萬餘人後必隆  
因名所居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沆母夢牛相公  
來而生沆事理之感召若取諸券如此

成化辛丑長洲瓜涇小民王敬病死一日復生問之云初  
病篤有冥吏追之見王者坐殿上判官方與吏胥運筭  
敬竊問旁人筭何事皆不答因潛聽王者所言筭商學  
士俸祿吏筭訖覆云大學士尚有數月小學士只有月  
餘旣而引敬見訊王者驚曰非此王敬急放回敬又竊

問旁人殿上王者謂誰或告曰閻羅王也曰何官何姓  
曰卽蘇州叅政范仲淹也遂寤時商公父子俱亡念旣  
而學士良臣病死久之閣老乃卒審其時無爽云夫輪  
廻轉世復生人身徃徃有之乃復有爲神者據敬之復  
生則信有冥司矣蓋人之英敏特達與聰明正直其精  
靈不隨草木同腐朽或復爲人或爲神其殆非事理之  
誕者歟

羊祜年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  
卽詣隣人李氏東垣桑木中得之李主驚曰此吾亡兒  
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乃知李氏子乃祜前



身也

顧况字逋翁暮年一子卽非熊前身也非熊暴亡况追悼  
哀切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  
作多時別非熊在冥間聞之以情告冥官冥官憫之却  
令生况家三歲能言冥間父苦吟之事然則冥司之說  
固不盡誣而托生事信有之耶非常理所能測也

郭功父母夢李太白而生功父功父少有詩名稱故梅聖  
俞贈郭功父詩以爲李白後身詩末云死生往復猶康  
莊樹穴探環知姓牟且云郭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

報應

昔張澤民死七日復生自云至一處若瓊瑤世界有堂高  
隆上扁曰五相清燕之堂澤民問其守闕吏曰五相可  
得聞乎曰呂相夷簡劉相迪李相沆龐相籍富相弼也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蓋作善之人聲應氣合芝蘭  
必以叢也語云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信哉

張九齡雖非不穀之類然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  
悉徙處五不毛溪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嘆  
罷政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處遐陬一失意便不能堪  
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爲開元良



臣而卒無嗣豈伎心失恕陰責罪大他美莫贖耶是可  
以爲當權者之戒矣

盧相多遜南遷食於道旁逆旅有老嫗頗能言京邑事盧  
問其何爲居此嫗輦蹙曰我本中原士夫家子任某官  
盧多遜作相令吾子枉道爲某事吾子不從盧啣之中  
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淪沒惟老身流落山  
谷間彼盧相者妬賢怙勢恣行無忌終當南竄幸未死  
間或可見之耳多遜聞嫗言默然趣駕吁小人當權攬  
勢只恁地做安知有後日之禍哉天道好旋如此

李林甫將病一日取書囊訝其重開而視之乃一大鼠躍  
出化爲蒼犬怒目張牙仰視林甫乃以物擊之鼠卽應  
手而斃林甫惡之亦月餘而卒予嘗覽古名卿碩輔之  
歿也或天爲之隕星或木爲之兆介或空中聞鼓樂聲  
云上帝召爲仙官未聞以畜類兆變也豈戾氣之所鍾  
物各以類應歟林甫益亦狐鼠之流矣

秦繆公亡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方共食肉繆公  
謂是吾馬人皆懼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  
者殺人卽令飲之酒殺馬者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  
公園之食馬得酒者遂爲潰圍公得解夫方公之飲食  
馬者豈逆後日之報哉特不忍以一馬而使諸人受辜



也一念之好生且權衡其輕重洽于人心矣其伯于諸侯也宜哉

顧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狀貌不凡有欲食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之炙而不知其味者乎及趙王倫篡位以榮爲長史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報恩者蓋執炙者督率救之得免此與秦繆公事畧相類受恩不同而圖報則一也

宋秦檜爲太學生同舍生有事檜爲之醜金號秦長脚一日睡于窓下有異人來詣檜語其同舍郎曰他日此人誤國害民天下同受其禍諸君亦有死其手者後檜自

此歸獨居相室十九年蒙蔽朝廷無所不至先是金

人擁

待慘不忍言岳飛與其子岳雲誓復故疆

迎還帝金人屢翹望風畏服呼爲岳爺飛兵有紀律

高宗嘗御書精忠岳飛四字旗賜飛令行師建之初檜雖居相位實佩兩國相印陰受金人兀朮約主和上未悟其奸至是兀朮又貽書於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女壻此讐不可不報必殺飛乃可檜力沮恢復乞詔飛班師檜又與張浚謀使其部曲王俊妄告張憲奪飛兵柄矯詔逮飛父子下棘寺遣万侯高鍛鍊之拷掠無全膚飛終無服辭一日檜於東廂



憲下畫灰密謀其妻王夫人贊成之曰擒虎易放虎難  
飛遂死獄中張憲岳雲戮於市流徙兩家妻孥貲產皆  
沒官金人聞之酌酒相慶曰莫予毒也後檜挈家遊西  
湖舟中得暴疾昏悶之際見一人披髮瞋目厲聲責曰  
汝誤國害民殺害忠良罪大惡極我已訴于天得請于  
帝矣汝當受鐵挾于太祖皇帝殿下檜自此怏怏不憚  
以死未幾其子秦熺亦死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枷因而  
問秦太師何在熺泣曰吾父見在豐都方士如其言始  
往果見檜與方侯高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囑方士曰  
可煩傳與夫人東窓事發矣尚在鐵籠下與檜爭辯殺  
岳飛事至理宗朝有考試官歸自荆湖暴死旅舍其僕  
未敢殮官忽甦曰適爲看陽間趙宋斷秦檜爲臣不忠  
欺君誤國事檜受鐵杖押往某處受報矣吁明責幽誅  
之報如此可畏哉

秦孝公卒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  
至下欲舍客舍舍主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  
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爲法之敝一至此哉  
吁方商鞅立法之初使人重足而立不敢交口語及其  
敗也至出亡而無所舍繼後又出奔亡魏魏人以襲公  
子卬之故拒而不納反以歸秦遂遭車裂之禍是禍人



者所以自禍也凶人害人家國而上天司報不爽如此哉

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童子厚又以強奪民居下本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不一二年子厚亦謫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夫天道好還其報如此其與商君之事何異哉秉鈞當事者可鑒矣

余嘗覽張佛子傳則爲之稱嘆歛容焉蓋人一念之善誠足以感格天心禎祥類至毋惑也佛子名慶甫三歲而父母亡養於外戚趙氏趙之隣郭氏爲巡院吏司獄後

郭因告老以佛子補其闕其爲司獄凡飲食湯藥卧席必加精滌嘗曰人之惟于法豈得已哉若不加意罪者何所控訴又晨夕念法華經張無子妻袁疫歿而復甦躋五十舉一子厥後孫亦衆盛相繼登科入膺仕綿延不絕云嗟乎以佛子之所爲何心望報也豈若于公冀高門哉而天固畀之也後世決獄或以喜怒出入或受賂枉斷一夫在獄舉家廢業矣何爲而不蒙天譴乎觀佛子所爲可以感創矣

焦浚明爲著作佐郎早歲登第久而不遷乃以輶軻怨天尋又上章致禱是夕有一幅素書降于爐前細視乃天



篆十六字沒明不能辨聞何仙姑有道持往問之姑曰  
此天篆不必問也沒明苦告乃曰篆云受金五兩折筭  
十年枉殺一人死後處分爾有諸乎沒明語塞不能對  
嗟哉後世長民者奚止金五兩或盛怒而民斃于箠楚  
之下又豈特一人哉而卒未一一顯報云何蓋天之說  
微豈必一時若人懂懂報復哉或于其身或于其子孫  
遲速厥有攸判也士人可以天道遠而漫悖之歟

昔劉建德母病已亦不侍湯藥妻且忤逆送母尼寺遣一  
婢隨之服事母不肯往妻悍甚劉不能制母臨死大罵  
曰我必訴汝于陰司數日妻卒又數日劉卒妻方大歛  
忽震霆一聲腹背拆裂臭聞數里然則聽妻言而逆父  
母豈無果報乎

李士衡奉使高麗武人余英副焉所得禮幣及諸贈遺士  
衡皆不關意余英慮船漏以士衡之物藉船底已物置  
其上無何遇大風船幾覆舟人請減所載倉忙不暇揀  
擇信手拈出棄之中流舟始定盒皆余英物也夫英一  
時機心利己海神假龍以霍之人可舉心動念而逆天  
戕人乎是可以爲一戒

王清化脩太乙宮古塚在其北欲毀之一道士再三乞不  
毀清化遂止是夕其道士感恩祈一大官報謝之不數



禮記卷之五  
日遂賜紫然則今之人有自圖風水妄信堪輿家恃物  
力強盛占人之墳侵人之地發人之塚自以爲得計以  
爲世世簪纓科甲不思彼人之祖宗地下豈無訶恨乎  
神怒人怨未必榮昌也語云有勢不可使盡予敢以是  
爲勢熱者告云

昔金陵賈客其歸自湘東有一老翁附舟尾賈客瞰翁多  
金也與家僮謀奪之因邀同爨翁亦其寄之六月六日  
風行江中賈客與僮梓翁墮水死取其金以歸是年卽  
生一子及長爲博徒悖逆不孝敗其家業賈客無聊聞  
里中降紫姑仙往叩之仙姑降筆曰六月六日南風惡

楊子江心一念錯老翁魚腹恨難消黃金不是君囊橐  
賈客俛首喪氣聞者悚然此與何仙姑答焦沒明受金  
殺人者何異哉人之敢於作惡而無忌者蓋不知鬼神  
照臨耳

鎮江衛左所軍士范某妻患瘵疾瀕危遇道人與方藥云  
用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七日取其腦服之當差然  
一雀莫減也范如數買雀養之有死者則旋買之以充  
其數未旬日范以公差出妻觀雀嘆曰以吾一人殘物  
命至百甚不仁也吾寧死安忍爲此開籠悉放之夫歸  
怒責其妻亦不悔已而病差初久不產是年忽有姪生



一男男兩臂上各黑誌如雀形一飛一俛而喙羽毛分明不減刻畫蓋冥道以此示放雀報也以士卒之婦仁賢如此秉彛好生性哉

台州城中委巷有興善廟神頗顯應有趙小一者游其中遇商人携囊金息肩廡下入夜小一殺商人取其金祝神曰神道切莫說方下拜神語曰我到不說只怕你自說小一驚起隔數歲小一同友人過廟門詫曰此廟神極靈友人問故小一曰吾往歲殺商人取金祝神莫說神曰只怕你自說此其顯靈也友人嘆異後小一與友人交惡友人以其事訴于官小一坐死神與惡報不爽

如此云

太學生劉鞏大觀間遊太學有神祠甚靈鞏每以前程祈禱一夕夢神告之曰子以得罪於冥司亟歸鞏曰某生平無大過惡願聞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惟父母久不葬鞏曰某尚有兄何獨獲罪神曰子爲儒者明知禮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夢覺大恐是年果卒蓋送死人

之大事使親暴露而久不葬人子之心安乎其獲罪宜矣

昔羅城使程彥賓進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二處子現姿色蔚然時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



手封置于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  
早建旌節彥質曰旌節非所願但願無病而終便是好  
了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登仕藉  
孰謂行好事而無厚報乎

昔有逆人阿李子出外經商累年不歸止有兒婦七嫂在  
家婦每炊姑以麥婦自白飯姑稍與婦忤必受辱罵至  
麥飯亦不進姑忍辱不敢言一日婦往鄰家有僧至門  
乞飯姑曰我自不飽安有捨施僧指厨中白飯姑曰此  
我兒婦七嫂吃底我不敢與人恐歸辱罵但有麥飯一  
合留備午餉如用取去僧未答七嫂外歸見僧大怒曰

汝要我白飯可脫袈裟僧卽脫下婦授之僧忽不見袈  
裟着身化爲牛牢不可脫脊間生牛毛漸變身與頭亟  
報其父母至則全身化爲牛矣

福建延平府杜氏昆季三人輪供一母子雖三然各事農  
業寄三婦以奉養焉子旣出三婦輒詬恃相勝致姑饘  
粥不膽姑欲自縊嘉靖辛卯七月中白晝轟雷一聲祇  
覺雷光紅紫眩目三婦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  
環視如堵不孝之報捷於影響如此爲人子者可不畏  
且省哉

陳元植好行陰騭禽獸亦蒙其惠每將食於高原之上百



鳥逢見必飛鳴前後或逼坐隅元植甚憫之禽獸亦不  
畏一夕夢有綠衣人長三尺餘巾帶備具以一物與元  
植且謂曰爾有陰德及物爾壽命短促以此物延爾壽  
覺後飲食倍增年九十九歲一旦袖有一物投地化爲  
緋衣人拱立於前曰君壽不逾四十爲有陰功是以延  
爾壽今常理須歸忽然不見元植遂與子孫訣別正終  
世傳放生可以延壽觀陳翁亦足驗云

宋朱軾家貧教學里中歲暮得束脩歸途遇田夫械繫悲  
慘問其故曰欠青苗錢官司鞭笞已極行且死矣軾憫  
之盡以束脩與之納官其人得釋邑士人劉澈累舉不

第默禱于神一夕夢至官府有吏語澈曰汝生本有微  
祿而德有虧不可得矣澈曰所虧何事吏曰爾有弟負  
官錢不能助之致于非命非虧德乎澈曰弟自不肖取  
刑辟某何罪吏曰行路之人見且不忍彼此同氣何不  
動心汝知朱軾助納青苗事耶將獲報矣澈覺詣軾請  
問軾曰有之澈罔然自失軾生三子皆顯官年壽登八  
十四然則人之修行與蔑行者豈無報哉

章惇罷相俄落職林公希爲舍人當草制詞云惇惇非大  
臣之節怏怏非少主之臣章相寄聲曰此一聯毋乃太  
甚林荅曰長官發怒雜職捧毒無足怪也蓋以章平日



苛刻不理於朝士之口又無人臣禮其落職正快士論  
尚何說哉

詩談

詩之興也豈不肇於隆古之世哉尚書曰股肱起哉元首  
喜哉百工熙哉又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虞  
歌氣象堂陛雍然謂非詩之源不可也若五子之歌云  
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又云惟彼陶  
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然而不怒得非聲依  
咏律和聲乎二言則始於夏侯湛蘇武李陵五言之始  
也六言造端于谷永七言創自漢李栢梁臺聯句九言  
則高貴卿公所爲至於大篇長言曰歌曰行代不乏人  
若李杜二家則多所杼掞矣登高能賦各騁才情其美



禮記集說卷之五  
廿一  
哉大夫之儻歟予未暇枚舉也

嘗考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如振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於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河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亦以成聲爲節古詩被之管絃聲弗成弗諧何以奏之郊廟動天地感鬼神乎然雅音之韻以四言爲古其餘古風長短歌行雖備曲折之體若謂之雅音正體則未也按漢武帝栢梁臺聯句以善言者與上坐特一時臣工

各據職事或自遜自誇殊無意味有慚喜起卽如漢武云日月星辰和四時故諸臣競效藝方如鉅卿霍去病止云邦國士馬羽林材倪寬碩儒也乃云刀筆之吏臣職之殊鄙瑣不佳卒與上林令郭舍人等未見軒輊良可嘆息矣登場吐詞可易忽哉故予嘗云作者方其歛眸玄想竭精闡華至艱於一字鬼神將通之矣

唐宣宗微時遊方至瑞陽之黃蘗山與黃蘗僧同觀瀑布僧得句云千巖萬壑不辭勞遠望方知出處高方構思宣宗爲續之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僧二句亦清高但不脫僧家聲韻後續句則天子氣象終



不侔矣詩言志信哉

杜子美體製超卓遺意不拘泥有起對而次不對者謂之偷春體又有徹首尾不對如李白宿巫山詩昨夜巫山下猿聲夢裡長桃花飛綠水三月下瞿唐雨色風吟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懷宋玉訪古一沾裳及長信牛渚懷古等作皆散語不拘對偶盛唐諸公多用之謂之散體律詩必守規矩虛實輕重極其嚴整李白贈盧徵君有曰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我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雲卧留丹壑天書降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晚向關西此則謂之正體若榮陽鄭縈之歌後體徐彥伯之虬戶篠

騷。濫體。殷璠亦云詩文有雅體。野體。鄙體。俗體。作者欲造大方家可不覽古以正法眼。悉辨之哉。

魏鶴山品人高下謂淵明有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謾而不着其迹西清詩話又謂鶴山似乎正乃以魏晉以下人物評之殊不知淵明真上古清風之餘後世超卓之宗也如是論之有歸着矣

杜審言恃才傲世嘗語人曰吾文章必得屈宋作衙官吾筆必得王羲之北面人多議其輕世自譽及觀渡湘江之作有遲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邊愁獨憐京國



人南窳。不似湘江水北流。語意不落騷體而風致獨用。騷人言外之意以是知非徒言之也。故詩選各集多擢首簡。又如守歲應制詩首聯季冬除歲接新年。帝子王臣捧御筵。中聯揄揚稱頌而已。末聯云欲向正元歌萬壽。暫留歡賞寄春前。尤有宛轉不盡之情。此杜詩所以見收而鼓吹亦以審言爲首。豈文人言有大而誇者哉。嚴滄浪謂孟郊詩多刻苦。故其詩讀之令人常不歡。又五代時天策府僚劉昭禹爲詩刻苦。嘗自云句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裴說亦云莫怪苦吟遲。詩成鬢亦絲。古人用心太過。何獨一郊第郊獨寒澁耳。雖然郊所作亦不

盡然。如塘下行云塘邊日欲斜。年少早還家。徒將白羽扇。調妾木蘭花。不是城頭柳。那棲來去鴉。又有遊子行云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難將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似二詩描寫人情。曲盡詞亦瀏爽。似人能言之。然豈人盡能哉。又不可以苦澁論也。元和中蘇文忠公每以公事臨西湖。理訖則與黃太史輩縱酒賦詩。周流談問。各欲以姓氏名諱相譁。謔蘇公首倡。以所載舟中櫓賦云木蘭舟上篙。聲自咿啞未曲腰。黃曰何謂公笑曰此櫓直也太史卽以蘇公平日所作詩彙括之云北山始與南屏接。西湖十里浦東橋。此非



蘇低乎蓋以櫓直對蘇低而魯與櫓低與堤又同音故借用之騷客善譎且一時酌應才之相敵如此云

老杜作杜鵑詩有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方無杜鵑雲安有杜鵑首四句連用四杜鵑此法在詩家不多見此如解縉侍御長疊一字爲狎作瀑布詩有泉泉泉泉泉泉泉石中噴出飛龍涎先生莫非解學士然然然然然然然大率詩豪胸次放逸絕無拘礙出言成章不必其有體不必其有所襲也然二公只可偶一爲之若再出便不佳若使後人效之則腰斬王東眉謝蛾顰其可卑可耻甚矣

李白春日醉起言志有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頽然卧前楹覺來矐前庭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時春風語流鶯感之欲嘆息對酒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以忘情此詩流麗疏暢達觀特甚殆彷彿淵明云使詩皆如此何以沉着爲也予暇輒誦此詩百慮俱忘塵心一洗世間俗緣那顧哉

蘇子瞻在黃州參寥子自錢唐訪之酒中子瞻令官妓馬娉娉乞詩於參寥參寥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子瞻喜曰予嘗見柳絮落泥中謂可入詩料不意此老收得



可惜也。可見作者才情所到，意見畧同如此。

好古之士嘗曰：使孔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相如入室，景陽、潘陸可坐於廊廡間矣。其說似矣。予以為過激之言也。子言之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豈不用詩哉？三百篇婦言俚語存而不刪，云何以備勸誡也？特本性情無事雕琢耳。陶韋猶近古性情語居多，故詩家以為上乘。悟此者可與言詩矣。

詩法源流云：唐人以詩為詩，宋人以文為詩，唐詩主於達情，故於三百篇為近；宋詩專主議論，故於三百篇為遠。詩註又謂：陳後山評人有云：蘇明允不能詩，歐陽永叔

不能賦，曾子固短於韻語，黃魯直短於散語，蘇子章詞如詩，秦少游詩如詞。後山評之當矣。然後山亦有短處，殊不自知。正如杜與李太白云：何時一杯酒，重與細論文。則譏其欠細密也。李與子美云：借問綠何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則譏其太沉着也。

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使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斷腸。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山谷謂學者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遠。如李詩只壓酒等言，自是莫及。餘且勿論。到請君試問東流水二句，淺淡率意，寫出人肺肝，無一字不佳。蓋



人所欲言而未能者此所以爲大家云

王右軍風致卓越千古李翰林一詠真能寫其襟度如云  
右軍本清真。瀟灑出風塵。末云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  
人。若使他人焉能有此脫落此與陶淵明我醉欲眠君  
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氣象一轍也。視委瑣拘泥者焉  
知此味况哉

高評事適五十始學詩然爲之輒工爲人所稱許然詞義  
乖漏處亦多如別王徹詩云吾知十年後。季子多黃金。  
不勉人以正。而啓人以貪。此大失關節處人稱杜工部  
爲詩宗。又云詩史嘗聞其勉友則云君後登台輔。臨危

莫爲身。視高評事之卑瑣殆徑庭矣

劉淵材所謂五恨以鱗魚多骨金橘不甘蓴菜性冷海棠  
無香以曾子固不能詩殆未也嘗考子固有多景樓詩  
云欲收佳景此樓中。徙倚欄杆四望通。雲亂水光浮紫  
翠。天含山氣入青紅。一川鎮頃淮南月。萬里帆檣海外  
風。老去衣襟塵尚在。祇將心目羨冥鴻。此詩既不落浮  
靡而又不枯寂清逸奇古何讓作者可謂不能詩耶

范德機論古人絕句一句一絕乃其本體其次字少意多  
極四句而反覆議論如李白橫江詞云橫江館前津吏  
迎。向余東指海潮生。郎今欲渡綠何事。如此風波不可



行。句斬絕而意周致。使人有無涯之想。誰則並之哉。  
宋大內觀潮樓閣。李高染圖。楊孟載賦。聲律世傳。二寶嘗  
撫其畧云。十五潮上月。十八月上潮。君王連日醉。伐鼓  
更吹簫。簫聲忽如天上落。大內臨江起飛閣。碧瓦朱甍  
十二欄。嬪娥歲歲觀潮落。潮水猶可定。日夕來朝宗。人  
心獨不如。而不思兩宮前數言。只叙景到後二句。則總  
括大意。樂不忘憂。詞嚴意迫。豈諷諫比耶。南渡君臣當  
惕然。熱中法然泣下矣。

唐宋名人多。惟遷謫李白流夜郎。子美遷劍外。魯直移黔  
中。退之貶潮陽。子瞻徙嶺南。當時俱有贈別諸詩。獨太  
白慷慨觀其別。賈至舍人云。君為長沙客。我獨之夜郎。  
何必兒女態。相看淚成行。老杜輩則不能遣矣。如思家  
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鴻雁影連巫峽內。鵲鴿  
飛急到沙頭。山谷別兄元明一聯。絕似杜有急雪鵲鴿  
相並影。驚風鴻雁不成行。至於杜鵑無血可續淚。何日  
金雞赦九州。萬里相看無逆旅。三聲清淚落離觴。則又  
過矣。與韓文公衰朽送殘年之句。何異哉。諸公皆人豪  
一臨遷謫。不無怨語。詩原性情人情哉。

予甲戌冬以刑部郎中出守滇西。永昌郡。永昌古梁州西  
南夷徼外之地。哀牢國也。時同署郎戲曰。子宦聲殊佳。



何以遠謫予曰邸報祇云推陞耳非謫也時堂卿少司寇餘姚翁公向予曰張家宰與君年家且親何置君此地予曰不知也比時實吾鄉太宰張公子文秉銓云予慨然就道絕無櫻情乃起自武林即由陸越三月而經萬里亭日日山巔下臨深箐萬丈輿人僅容足少差二三寸則蓋粉矣由萬里亭旬餘入滇省又十八站始之永昌則西南夷木邦迤西緬甸三宣慰司麗焉若以賈之長沙董之江東予視之直戶內卧榻耳彼牢籠諸公者豈不欲李黃韓蘇輩不生還然命數攸定枉勞心耳予於峰巒煙霧中日不廢詩僅錄一二于左

過象鼻嶺詩 分明天上匪人間。歷盡方知世路艱。啼鳥

不聞聲寂寂。流雲欲帶雨潺潺。實非舟楫勞牽挽。上山難

則用前纜下山峻竟以柔弧控障蠻。帝念遐邦須有

托。驅馳何敢惜微孱。

渡盤江河詩 經此者瘴癘輒有雨餘新霽盤江渡。瘴癘人

言總未評。年來夷險都忘却。一任中流自在行。

入滇省城詩 萬里驅馳漫駐旌。壯遊今入五華城。人騎

瘦馬來何暮。天作高山此漸平。仲氏遺芳留去後。鄙予

筮仕定初盟。予筮仕邑博即賦詩見志云五月披昆明

池水看如許。肝膽予堪誓比清。



子厚之謫柳州也。人或以落莫不堪病之。公毅然乃云。久爲簪組累。幸此南夷謫。閑依農圃隣。偶似山林客。晚耕翻露草。夜傍嚮溪石。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深味之不獨詩思逼古。作者欲勉爲之而不能。蓋其處蕭條岑寂之濱。而有冲然仙遊之趣。若將終身子厚。蓋近道矣。豈啻文士耶。

前輩李坦之。錢唐人。風度高遠。寄情巖壑。往來洞霄石室。間讀書賦詩。歌皆超軼前古。其山中苦寒。歌云。深山苦寒。弗可居。門前積雪三尺餘。陰厓一夜石斲骨。寒溜萬瓦冰垂鬚。道人凍卧山之麓。暮爇松明煮溪綠。山陰孤

棹期不來。夢入幽巖聞折竹。征西將軍持短兵。馳馬夜渡黃河水。關東諸將將虜欲裂。嚴光獨釣桐江雪。予嘗味此詩。雄渾悲壯。鳴金戛玉。無一字不佳。而有餘不盡之意。又溢於言外。太白之豪宕。子美之沉着。並無之矣。卽今昔觀之。風流文雅如此。君豈多得哉。

詩有三義。風雅頌。三百篇其宗旨也。自觀風之官不設而風亡。王道廢而雅亡。諛道興而頌亡。今之詩蓋難言之矣。

屈原以忠被放。乃撰離騷。思遠憂深。反覆諷諭。無非致繼繼之情。紆忠憤之慮。振風雅而繼前軌。夫何忝焉。若夫



宋玉君危國削無能匡救徒以麗詞媚語托之諷賦不無導以荒淫負師教多矣欲詞賦與離騷並何懸絕哉世之論詩者輒曰陶謝夫陶謝何可並稱陶之詩出乎性情謝則巧思多而琢本真矣

十九首氣象渾厚思致精密發之為聲宣詠之為詞規則天然似有而實不落繩削似無而又矩矱森然真金石音也後人不察以為詩家字眼即唐名家二三輩句琢字練亦有可指摘處何況六朝鍛鍊雖飾競一字之巧而甘蹈小技哉

古樂府古人師手匠心而又情真景切其詞自佳今人就題擬作如畫者寫真雖形色肖相而生人之神氣安可得哉杜少陵不擬題而自作如前後出塞新婚別無家別新安吏玉華宮叅之樂府何啻伯仲蓋平日造詣有淵然自得之趣故臨文神情自別此不可與駟儂色相者論也

唐室詩人專門名家比比接踵信哉感矣至古風堪繼前軌者亦惟陳子昂儲光羲韋應物柳宗元杜甫李太白數人而已雖他有作者安能方駕哉晚唐諸人雖差不及姑舉數人如杜牧之豪雋許渾之藻思賈島之枯寂各臻妙境足稱玉碎夫豈瓦全宋人詩學與唐不倫唐



人流暢情景宋人鋪陳時事唐人有風雅之遺音不盡  
意趣每見言外宋人研切根理罄盡底蘊故唐詩圓宋  
詩方雖王介甫歐陽永叔蘇子瞻黃魯直諸公號稱名  
家不免此病蓋宋人崇尚理學不免以議論爲詩故少  
委宛清亮不知學詩理何可盡廢若拘文牽義豈詩家  
上乘風人之義各有攸當故善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  
以詞害義不言理而理存此詩之妙境也不然則三百  
篇之中美刺具存淫瑣亦錄夫子存而不刪何以哉學  
詩者以三百篇爲宗更憲章漢魏尋繹楚騷本其原而  
適其流庶幾不叛于道矣

夫賦乃詩家之別種六義之有賦謂其敷陳情景攄寫時  
事三百篇可攷也次則古賦尚矣至於宋玉司馬相如  
枚乘之徒搜羅以極其富闔闢以騁其變藻飾以盡其  
美怪誕靡麗非風教之音也蓋古之賦以情義爲主以  
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主以義理爲助先後舛錯  
淺深高下所由也故楊雄疾詞人之賦麗以淫鍾嶸亦  
曰自枚乘之徒出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由李都尉迄  
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可見古詩之難  
更何有於賦哉若夫宋王之諷賦司馬相如之美入賦  
淫蕩而戾乎正鄙褻而弗閑於理雖不作可也若班固



二都之賦鋪張宏麗而終之以典謨訓誥之制可謂冠絕千古矣

四聲立於沈約然其中亦多矛盾處卽當時鍾嶸亦議其非使文多拘忌而傷真美得失蓋較然也惟杜拾遺近體一合律正體拘體縱橫變化不爲律所拘而自然中律後之爲近體者當以爲宗旨焉

詩之小家者以爲字眼點綴能醒人目殊非正論試觀風雅頌句字妥帖使人讀之有悠然不盡之趣十九首音韻鏗鏘抑揚起伏如鳴金戛玉豈字字琢磨耶如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子美身輕一鳥過鎗急萬

人呼此所謂口遇之而成聲目遇之而成色風生籟響渾然天成安所謂點綴哉至如子建之朱華冒綠池子美之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形迹露而涉尖巧恐非二公得意之句下逮六朝句琢字鍊靡麗相競又風斯下矣

詩家直指中載王勃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出於庾信信落花與紫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是矣然六朝人如此甚多不獨信王儉作褚淵碑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沈約作蕭緬碑云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李德林西翔朝集序云騰



蛇與蛟龍俱遠。蒼蠅與騏驥並速。慕容鍾檄青州諸郡。云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齊遜梁武策曰。文教與鵬翼齊舉。武功與日車並運。韋滔序孟浩集曰。虞坂之上。逸駕與駑駘俱疲。吳竈之中。青桐與樵蘇共爨。蓋一時詞家意興所到。所見畧同。不必論其襲與不襲。譬之富人肆筵。彼此珍錯。不必詢其倣效。誰何也。

王粲登樓賦云。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故潘岳詩信美非吾土。祇攬懷歸志。杜詩竟非吾土。倦登樓。詩人承用吾土字甚多。書言故事引作吉土。不知吾土字。渾成典雅。或傳寫之誤。抑或有所本也。

集句詩古人已有之。晉傅咸作集經詩。其毛詩一篇畧曰。聿脩厥德。令終有傲。勉爾遁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覲面目。此乃集句詩之始。或謂集句起於王安石。非也。

崔塗旅中詩。漸與骨肉遠。轉於僮僕親。詩話亟稱之。然王維鄭州詩。他鄉絕儔侶。孤客親僮僕。已先道之矣。然王詩渾含似勝於崔耳。

國初海寧胡虛白號斗南。正統間錢唐王致道號南楚。皆一時詩人。其集未之見也。嘗見其詠女史之詩。今各錄其二首。餘可知也。胡題楊妃教鸚鵡念心經詩云。春寒



卯酒睡初醒。笑倚東窓小玉屏。早悟眼前空是色。不教鸚鵡念心經。王題楊妃云。禁院養嬌兒。兒嬌母命危。褒斜山路險。不似在宮時。胡題綠珠墜土樓。云。花飛金谷彩雲空。王笛吹殘步障風。枉費明珠三百斛。荆釵那及嫁梁鴻。王云。主難因妾起。妾心安肯違。身為金谷土。魂作彩雲飛。二詩冲雅規刺。有風人之旨。其負時名宜矣。

僧貫休詩曰。乾坤有正氣。散入詩人脾。聖賢遺清風。不在惡木枝。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意在東溪日。花開葉落時。幾擬以黃金鑄作鍾子期。考之休僧姓姜氏。字德隱。婺州人。以詩千錢鏐。王頗自負傲睨。不合遂入蜀。有

西岳集十卷。蓋緇衣之高流也。今讀其詩云。千萬人中知者一。二。又曰。黃金鑄鍾期。嗟嗟疇為知己哉。然則作詩固難知。詩尤難。若善說詩者。又釋家所謂摩尼珠也。九京可作吾其與之。

予座主吳門皇甫司勳公。博綜藝文。蓋一時名流也。復引予入詞壇。嘗曰。詩之淵妙。近體難工。而鮮叛。選體似易。而實難。世之生剝張篇。行剽沈集者。辭語匪不艷麗。而恣神興態。絕無可玩。譬則倩衣於毛嬙。借飾於西子。然腰慚玉束眉。謝娥顰始勞。彷彿終露。本來作者。既非匠心。覽者又皆庸目。乃曰。甲幾魏晉。乙庶齊梁。是何古人。



之多也

又曰世之評詩者曰某句似某人某篇似某人非但類盲者妄意於物色直病狂竊語耳

司勳公又間嘗與予論文曰文章家史漢固難而六朝尤爲不易世之右史漢而抑六朝者曰此組織掇拾語耳何足與言文不思不習藏萬卷則運用頗艱不識見超卓則步驟無次譬之貧人效富人之饌本乏水陸之珍那充俎豆之腆草具雜陳窮態畢露矣曷成高會乎凡此數語殆非過論此可與文章家道也

因心爲聲發言爲詩棠棣之華。翻其反而則一葉可以起興魚潛在淵。或在於渚。則鱗蟲足含至理若不本人情該物理非詩也故詩言志。聲依咏。八音克諧。神人以和。由此登諸清廟被之管弦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詩之爲用大矣而世之不學無術者乃曰嘲風弄月。奚取篇章。飾句繪詞。無關理道。蓋穎非商賜才謝申轅母怪乎茫然肆論也

劉歆遂初賦望亭。遂之皦皦兮。飛旗幟之翩翩。王粲七哀詩登城望亭。遂翩翩飛羽旗。蓋出劉歆語也

王維詩膾炙人口者多矣卽當時厠名藝苑者或用其意或用其語殊不以爲歎如維云猿聲不可聽。莫待楚山



秋孟浩然亦曰清猿不可聽。沿月下湘流。又維云雲黃知寒冷。草白見邊秋。耿漳亦曰白草三冬色。黃雲萬里愁。他如憐君不得意。况復柳條新。劉長卿憐君不得意。川谷自逶迤。維露冕見三吳。方知百城貴。韓翃亦云頃過小丹陽。應知百城貴。維爲客黃金盡。還家白髮新。宋唐庚桂玉黃金盡。風塵白髮新。維豈學書生輩。窻前老一經。譚用之莫學區區老。一經維拔劍已斷天橋臂。控鞍共飲月。氏頭黃山谷幄中已斷匈奴臂。車前更飲月。氏頭。維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而白氏長慶集房傳。往世爲詞客。王道前身應畫師。又實用其詩與字也。

朱子善論詩與諸道學者不同其與鞏仲至書曰少時嘗讀梅詩亦知愛之而於一時諸公所稱道如河豚等篇有所未喻用此頗疑張徐之論亦未爲過至於寂寥短章閑暇蕭散猶有晉魏以前高風餘韻而不極力於當世之軌轍者則恐論者未盡察也又書曰坡公病李杜而推韋柳蓋亦自悔其平時之作而未能自拔者其言似亦有味觀此可謂善論詩矣

絕句之法絕者截也或截前後二句者蓋四句俱散言自成一體或截前四句者後四句者亦成一體或截中四句俱對偶者亦自成一體蓋據作者之詩言非謂以前



人所作分截而成絕句也。如洪邁編萬首唐人絕句如錢起和王員外雪晴云紫微晴雪帶恩光。八句律詩乃截前四句為一絕何也。劉長卿送賀九楚水日夜綠。一篇八句亦截後四句為七言一絕。長卿送友東歸對酒灞陵暮。一篇八句亦絕後四句為七言一絕。又何也。喬知之綠珠篇本歌行體。洪乃分為三絕。題曰綠珠怨。又何也。恐失作者之意。而亦非詩家之體矣。

人言唐詩典麗。而宋詩迂腐。殊惡不知唐詩惡者亦不少。殆未深考也。如杜荀鶴田翁云官苗若不平平納。任是豐年也受饑。自遣云糲食粗衣隨分過。堆金積玉欲如

何。百年身後一丘土。貧富高低爭幾多。盧仝云且喜閑門無一事。四肢安穩一張床。朱貞白詠鱗云蛇眼龜形脚似蛛。未曾正面向人趨。如今釘在盤筵上。得似江湖亂走無。李紳云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苦勞心。孟郊云蜜蜂為王各磨牙。咬盡村中萬木花。賈島云促織聲尖尖似針。更深刺著旅人心。此等篇句若出今人誰不掩口捧腹。而其他卑俗萎弱者尚可指摘之數。子亦在名家乃爾。况其他乎。然則人不可槩以代論詩。不可槩以人許也。

嚴子陵釣臺詩無慮數百言。人人殊大約謂釣臺高於雲



臺客星明於將星桐江一絲扶漢九鼎者甚多惟方孝孺云敬賢當遠色。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足倚。嚴陵老子先見機。故向桐江弄烟水。立論頗奇去衆作遠矣。然夷考其羊廢郭后時。子陵出處之計已定。恐未然。曾丰詩云。世祖聰明失之察。待臣少禮多以法。侯霸朱浮僅免歸。韓歆戴涉終見殺。先生識帝貧賤時。富貴共之理所宜。云胡君房留不住。無乃平日窺其微。意光武以苛刻待臣下。而高卧不臣。亦未必子陵意也。張嗣初云。奇男子。漢真人。龍潛豹隱。胸中同是一經綸。公辨中興事業。我向滄浪學釣。各自寄吾真。議論宏大似為勝之。至若戴復古詩。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平生恨識劉文叔。惹起空名滿世間。超脫高朗又非諸作可倫矣。予數經釣臺。曾兩有所作。讀戴之詩。當避數舍。可見詩人分兩如門墻。堂陞室奧。深淺各得其資之所。近不可強也。惟虚心嗜古者能辯之。

東坡梨花絕句。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賈似道寒食絕句。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塚兒孫幾箇知。蘇公之意。蓋看得人生如寄。當隨時自適。



賈賊則嘆人生無幾故耽樂葛嶺不知兢兢報國詩意雖畧同擬人非其倫也

杜子美詩有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樂天詩云巫山暮足露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陶淵明詩云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韋應物亦有采菊露未晞舉頭見南山又東坡續嚴人行首四句深宮無人春晝長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陸天錫題楊妃病齒詩則云沉香亭北春晝長海棠睡起扶殘粧清歌妙舞一時盡燕語鶯啼空斷腸但畧少變其文如此等詩不可盡述每每見錄於詩話美則以為點鐵化金

刺則以為蹈襲古詩附會譏誚殊為可厭杜陶豈特待白韋點化而應物天錫豈竊詩者哉故老杜嘗戲為詩曰咏及前賢更忽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大抵誦人詩多往往為已得也又范庾在宜州問魯直曰君何累用白句魯直曰庭堅少時誦熟竟忘其為何人詩也予亦偶犯此終未免有失處

王直方詩話舉東坡少游後山數詩以為詩讖漁隱以為不然謂人之得失生死皆有定數烏有所謂詩讖哉予謂此說亦失之偏詩之關於讖不可謂之無但一一皆中恐不盡然蓋人之出言行事一時精神意氣所向誠



有偶中而夢寐影嚮之間莫靈於人之心神禎祥災害固有先兆者非妄也但泥於詩詞而遂以爲讖殆非儒者燭理反躬之道矣。蓋亦以理貞遇乎。

杜詩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白詩靖節先生尊長空。廣文先生飯不足。杜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白云眼前無俗客。身外卽僧居。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白云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十古來稀。觀白用杜語有畧更數字者有全句者豈白不能而襲之耶。抑或意見所到畧同。抑或平時熟其句而不覺吟邊偶入耶。此不必深究竟也。予嘗吟咏亦有前

人句渾全用而不覺。政不必拘泥詩言乎其興也。

唐人一詩而刻兩人姓名者殊多。如萬愁生旅夜。百疾轉衰年。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閒不夢見公卿。此二詩旣見姚合集。又見王建集。貨宅得花饒。初開恐是妖。此一詩旣見楊巨源集。又見王建集。若有月見同賞。無秋不共悲。此詩在盧綸集。則曰憶司空文明在司空文明集。則曰憶盧綸。不知果誰爲也。

予前所言王維詩爲人祖述者多矣。然右丞好取人句而裁剪用之者亦多。畧舉數偶。如顏延年悲哉遊宦子。王則心悲遊宦子。陸機人生無幾何。王則人生能幾何。古



樂府誰家女兒對門居。女兒年幾十五六。王則洛陽女  
兒對門居。纔可容顏十五餘。應休躡避席。跪自陳。賤子  
實空虛。王則賤子跪自陳。可爲帳下不。鮑照賦。積滿群  
山。王則開門雪滿山。何敬祖廣庭發揮素。王則積素廣  
庭間。沈約去去掩柴扉。庾信蒼茫落暉餘。王則寂寞掩  
柴扉。蒼茫對落暉。陶潛步止葦門稀。王則人訪葦門稀。  
鮑照豎儒守一經。王則豈學書生輩。窓前老一經。顏延  
年城闕生雲烟。王則枕席生雲烟。其他類此者尚不一  
也。國史補言。王右丞有詩名。好用人章句。雖以己意裁  
截。實源委之矣。昔人謂老杜詩無一字無來處。豈古之

文人大約樂取善而忘爾我耶。而亦何損於文人聲價  
也。狂子不察。或漫以請客譏評。是誠小兒曹強解事。倫  
矣。此可與知詩者道之。

作詩固難。而知詩尤難。高山流水。誰則賞音。良工苦心。若  
爲知己。昔唐太宗作述古興亡詩。勅褚遂良就虞世南  
靈座焚之。云佳惡自得於吾心。相知誰定於後世。此敬  
禮所以寄慨於陳思也。

集。句體謂始於宋王半山。孔毅父輩非然也。晉傅咸作集  
經詩。予前已言之。夫文固難。詩尤難。至集句尤難。非資  
稟之高。學識之富。超入作家三昧。欲矢口成章。縱橫闔



闢如出一律絕非牽合但僧奚可得哉弘治間吾鄉錢唐沈日休才雋學博集古人句成詠又有梅花百詠集句讀之八音和鳴鏗金戛玉如出一手恐一時作者未易兩也前輩風雅如此今安可得哉

僊釋

道家有三清謂玉清上清太清也玉清乃清微天宮元始天尊居之上清乃萬餘天宮也玉宸道君居之太清乃太赤天宮也混元老君居之

昔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往見之問曰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以得長久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神將自正必清必靜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吁斯言也疇不知之體而用之者誰乎能用之卽一



言亦可以入道矣

列仙傳木公亦爲東王父又云東王公西王母亦云金母昔道炁無爲自然先以東華至真之炁化生木公以主陽和之氣又以西華至妙之炁化生金母配西方母養羣品男子得道名隸木公女子得道名隸金母漢時小兒歌曰揖金母拜木公人不識惟張子房知之

彭錢有導引術有疾閉氣以攻所患處運行體中下連趾末卽體和嘗曰上士異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卧人集其術爲彭祖經壽踰八百更歷數代

陳思王遊山忽聞空裏誦經聲清遠適亮解音者則而寫之爲神仙聲道士效之因作步虛聲云

鄴侯家傳李泌少時身輕能屏風上行薰籠上立有一異人云此兒十五必飛騰父母惡之忽聞空中異香作蒜汁潑之恐其飛騰也既能辟穀每導引骨節珊珊然人謂鏢子骨少爲詩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絕粒升天備不然鳴珂升帝都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

晉許穆爲護軍長史入華陽洞得道王母第二十女紫微夫人常降教之後書與穆曰玉醴金漿交梨火棗飛騰藥也不比金丹已生君心中以君心猶荆棘相雜是以



二樹不見又云玉醴金漿交生神仙之方丈火棗元光  
靈芝我嘗與山中許道士不與人間許長史

神仙化去曰尸解凡今之人死視其形如生乃尸解也足  
不青皮不皺亦尸解也目光不毀頭髮脫而形骸若者  
尸解也有未斂而失尸者有衣在形去者有頭髮脫而  
形去者白日去者謂之上尸解夜半去者謂之下尸解  
向曉暮之際去者謂之地下王者得真仙誥

予嘗考列仙傳許旌陽先聖流也少嘗從獵射中麀鹿墮  
其子隨死乃咨嗟悔之遂翻然問學博涉文籍又從吳  
丁二真人及郭璞講究脩煉獨臻玄妙積功累行竟爾  
上昇隸天籍然則上帝不斬人悔過祇惡怙終耳中黃  
先生云九霄之上豈有貪殘謬戾不清不淨不忠不孝  
的神仙也確哉言乎愚意嚮道之士尚其善事天君始  
而呼吸吐納要之皆後天也

稽叔夜有言神仙雖不自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則已  
言之至於道養得理以盡性命則上可獲千歲下可歷  
數百年此可有者而世皆不精其術何以得之夫服藥  
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朝未餐則枵  
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  
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鬚醇醲發顏僅乃得之



壯士一怒則井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稽生蓋達於天君百體之說矣又云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權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有若此以往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是卽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忘則可與進道叔夜之論理邃而詞鬯超然達矣可謂清談之士哉

昔黃初平年十五牧羊金華山中有道士亦至山其兄初起尋弟弗獲乃隨道士行遇初平起問曰羊何在初平曰羊近山東隅初起曰何從見羊初平叱之羊盡起皆白石耳夫此一物也何初起視之不見初平叱之皆羊

蓋無物也無物故能物物此杜公所謂不貪夜識金銀氣也此卽丹鼎之說也丹鼎之說予已著別論中蓋人以貪嗜無窮之心而欲致神仙脩煉之事安可得乎真仙外丹何假燒煉予嘗曰內丹具而外丹成

漢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失道見桃實食之覺身輕行數里至溪澣持盃取水見一杯流出有胡麻飯二女子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所失盃便迎歸作食既出其家子孫已七世矣予曩遊天台聞山中人云山巔有劉阮鍋竈還須深入以暑月遂逡巡而過又之國清能仁二寺僧爲予談寒山拾得遺蹟種種蓋亦彼中老緇衣世代



相傳述聞也然予亦未盡歷若石梁瀑布目前粗迹未足奇異亦只喚作俗遊耳歟哉

程子曰仙者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耶愚謂仙者雖竊造化之機以延年未久而不散者不然自古以仙得名者多矣何千百年不見一人在世耶文山天祥守宣城日偶夜默坐于靜室止存燈一檠畧似睡間忽神出於泥丸玩弄久之復從元處入公平昔未嘗學仙出神忽然有此然則人豈常人哉厥後青山趙文祭之曰公在延平嘗為我言昔守宣城獨坐夜分瞻孤燈之相對忽隱几而欲瞑覺神出於頂間恍悠揚乎

後前吾瞑目而待之以戲觀其周旋信異人之異稟又何羨乎飛仙觀此語為可証予則以為或仙或聖皆兩間之粹靈天地之正氣宜乎文山之有此也

世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中國非也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天之臺其高千仞及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為異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霍去病過馬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是考之周秦西漢知有佛久矣

漢明帝夢金神長丈餘飛空而下訪之群臣傅毅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乃使蔡愔等往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



沙門于是化流中國又更漸廣耳

李士謙善論玄理有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難予則以爲儒日月也佛與道五星也士謙之言舛矣烏在其善談玄理哉蓋聖人之道如日中天如水行地參天兩地且有功于天地况日月乎故仲尼不生萬古如長夜無日月則無晦明無晦明則無歲功若五星麗天有之固足以成天地之文無之亦何繫乎造化之大譬之佛與道一家之言固不可盡棄焉能有無何關治理哉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談玄理者鮮矣客不能難士謙之流歟

稱佛教爲浮屠楚夏並釋爲覺袁宏語記曰浮屠佛也佛者漢言覺也以覺悟群生也

僧曰苾芻苾芻者草也有五義生不背日冬夏長青體性柔軟香氣遠騰引蔓傍布爲佛徒弟理亦宜然因以名僧僧出家先受五戒謂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今之僧不犯此五戒者指能幾屈乎千百人中一二而已故曰說此經者如恒河沙悟此經者摩尼珠如說而行得者一箇半箇謂之希有信哉言矣

僧惠遠居廬山與劉遺民等結白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



曰弟子性嗜酒若許飲卽往惠遠許之遂造焉陶公攢眉而去其亦鼓慈風以護教聊通方而不拘者歟

梵音曰梵語云唄者華言止斷外事外事止斷時任爲佛事唄者讚詠之言也昔曹子建遊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音清響哀惋獨聽良久乃摹其節奏寫爲梵音蓋自此始也

語錄云五祖弘忍以法寶及所傳袈裟付與六祖盧惠能池州使君問曰會中五百僧不付衣鉢爲甚付與盧行者五祖曰雖有五百人四百九十九人會佛法惟盧行者不會佛法他則悟道謂之過量人方傳得衣鉢予嘗

攷之一僧作偈云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何處染塵埃盧行者聞之曰佛家本是空如此仍有象卽改偈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以染塵埃五祖賢之其優于會佛法者多矣衣鉢之付有自云

中峰和尚語錄大有啓益處不能槩述謹擇其近裏者已者一二餘可類推矣如云智不自智由悟而智愚不自愚由迷而愚智者悟自心心悟本無爲愚人迷自心心迷還自縛惟智與愚悉由心啓如云心有所住卽是愚痴心無所住乃名般若如云惟心死識忘情消見



謝者乃能涉入或半點心意識不盡縱使透過古今超越言象欲與古人握手於真寂之海不可得也 如云須知生死原無體性因迷自心妄逐輪迴宛然成有譬如積寒結水成冰寒氣忽消冰復成水積迷於心妄結生死所迷既悟心體湛然欲覓生死如睡覺人求夢中事安有復得之理當知生死本空由悟便覺涅槃本有以迷罔知不能洞悟自心而欲決了生死猶不除薪火而欲鼎之不沸有是理哉觀此數言已入禪家上乘卽三教聖賢之旨蓋已見其大矣

佛經云願我壽命長勤行一切善願我福德盛廣濟一切人肯哉言乎夫人生名利場中彈指便過須於自己分上做得此工夫爲佳爲有着落如或不然則是虛生人世浪走一翻與草木禽獸等耳於已無益於人無濟何貴乎得天地之靈秀哉

奉法要云佛問諸弟子何謂無常一人曰一日不可保是謂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食頃不可保是謂無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出息不報便就後世是謂無常佛言真佛弟子夫無常顯証起居入息一飯之頃何時可離凡人醉生夢死終日膠膠擾擾塵鞅汨沒與生終始誰則解悟哉語云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豈特梵語哉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吾儒之旨一也

儒者立大體而賤小體佛氏存覺悟而外形骸道家養神煉形久則尸解其大畧同也但儒者不私其精神生則爲天下用死則休焉佛老則私其精神故生則外天下國家其卒也超輪迴後天地而獨存斯以爲異而已矣輪迴之事非無也蓋馮生者衆庶之心心欲之而神往焉故化爲異物大抵皆昏愚之人也知覺之性與禽獸不遠暴戾之極至有爲蛇爲虎者佛者弗也百念寂滅故不爲輪迴所苦耳

超輪迴者豈獨佛也聖人無欲其次寡欲不悅生不惡死何輪迴之有

傳燈錄載二十八祖達磨自天竺國泛海見梁帝不契潛上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端居而逝葬熊耳山魏宋雲奉使西域迴過師子葱嶺見手携雙履翩翩而逝雲問之曰西天去又謂雲曰汝王已厭世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旣歸復命則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卽位雲具奏其事帝令起壙惟空棺一隻革履存焉夫師旣能脫化又知人間事蓋定能生慧豈亦自面壁中來耶其受釋迦始祖之傳宜矣

予嘗覽大訖禪師語錄云中峯之道如太虛空雖以百寶



五采粧飾之而不加覆或翳之以塵全積之以糞穢而  
不加汗當時高麗王盡誠咨叩之至親示法要不過形  
容太虛之體而烏得其朕哉今愚谷首座令人書其語  
是又教人以尺量虛空只益自疲耳吾意思愚谷久叅中  
峯以其所得難以語人將托此以塞人所請而資談柄  
也噫大訢所論是矣愚亦以爲此特一講僧耳禪家上  
乘只是定靜如儒者講論千般左右逢源皆道然不著  
躬行何有實用于以爲廣譬博喻不如默默力行吾儒  
固少卽禪家心性不昧靜悟了了豈易得哉卽講僧恐  
亦鮮有圓明通徹者矣

五卷終



